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思想体系中,一个好母亲的行为是与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高度统一的,甚至是前导性的,从古至今并无改变。与好母亲紧密伴随的必然会有子女的“反哺”,可以说中国传统中的母亲形象既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契合,同时往往又是孝文化的典型符号。

孟母三迁

孟母是中国传统文化表述中的第一好母亲。“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里“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不惜三次搬家,直到找到了有利于小孟子成长的环境。或许,以今天的教育观和价值观去衡量,孟母所极力规避的未必全都是负面的,但孟母重视子女成长环境的思想今天依然是正面的。现代母亲为了让子女能学有所成,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也要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甚至千方百计地送到海外去留学,岂不和“孟母三迁”的目的相同?这个典故的后半部分,“子不学,断机杼”则紧接着论及了子女对母亲的孝顺和遵从,孟子不好好学习,孟母立刻把机梭弄断来教育孟子要持之以恒不可懈怠,孟子听从母言,幡然醒悟,终成大儒。在这个故事体系中,只有好母亲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孝顺的好儿子,才能完成母慈子孝皆大欢喜的结局。

三娘教子

《三娘教子》可视为“子不学,断机杼”的艺术延伸,京剧、秦腔等戏剧中均有此剧目。明代的知识分子薛广外出因故不得归,其妻张氏、刘氏先后改嫁,唯有最小的一个妻子三娘王春娥守节不嫁,含辛茹苦地抚养刘氏所生的儿子倚哥——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跃然眼前——倚哥在学校被嘲笑无父无母,回来和三娘争吵,三娘立刻



岳母刺字

现代母亲节起源于西方,由港台传入内地,蔚然成风。国人对于这一节日的感受和表达基本都遵从西式。当然,对于伟大的母爱而言,用任何形式去褒扬去赞美都殊途同归。西方人对于母亲的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简单直白,而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母亲形象则复杂和沉重许多。因此,探究传统,反思当下,亦可算对母亲节的另一种尊重与弘扬。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紫星

传统文化中的母亲们

以刀斩断织布以示母子决断。故事的结局是倚哥知错,发奋读书,金榜题名。在这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中,三娘以继母的形象出现,但这个继母是高尚而无私的,她展示的是传统女性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优秀品质,对于这样的好母亲,作为回报,自然是儿子的成才扬名,光耀门庭,甚至丈夫也是高官得做,一家团聚。可见,孟母三迁和三娘教子的故事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好母亲对于一个优秀后代的培养塑造是极为重要的,而子女和社会也应该对这样的母亲以更大的回馈。这也是今天,母亲节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普及节日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岳母刺字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著名的母亲是岳飞之母,“岳母刺字”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其反映的思想却是现实的。岳母在岳飞的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鞭笞他不谋私利,为国尽忠职守。与孟母不同的是,岳母对于儿子的要求是以身许国。这一点与儒家“达者兼济天下”价值观完全一致,它既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人生理想之一,也符合国家政治层面的整体利益要求。即使在多元化思潮的今日世界,国难当头之际,军人为国献身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在岳母们的观念中,舍弃小我,献身大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它真实地反映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也是至高境界。如果说孟母是教育子女“修身齐家”的典范,那么岳母就是教育子女“兼济天下”的典范。岳母刺字,可以说是孟母三迁故事的延续,是古人追求人生价值的“马斯诺需求层次”的体现。即便是在今天,它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忠赴死,因义献身,忠义二字,本来是中国

人文血液中一直流淌的东西,它其实和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并不矛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今天,中国人在物质上赢得了很多,但在精神上却失去了很多,所以,这个社会,太需要许许多多像岳母那样愿意舍弃子女的“小我”去成就子女的“大我”的母亲。

贤母世人传颂

或许无法探究岳母的历史真实面目,但世人皆知的是,岳飞的一生的确是“精忠报国”的一生。他以个人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对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孝文化层面的全面阐释。伟大的母亲,不仅仅是子女实践大义的教育者,同时本身也是大义的实践者。《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骗取徐庶为自己出力,不惜以徐母为人质,而徐母则宁肯自杀也不愿徐庶背信弃义,堪称大义母亲的典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生死重承诺的价值观又是一致的。而徐庶则以“进曹营一言不发”践行着母亲的遗训。这又是一个母亲以义戒子,子以孝敬母的典型例子。可见,无论这些故事被宣扬的初衷是什么,但殊途同归的认识是,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母亲都应该也必须应该赢得这样的敬意,它是社会价值体系稳固的基础,从古至今,都不能改变。

除了这几位经常为后人提及的贤母之外,在历史文化中还有东晋名将陶侃之母“剪发退鱼”,欧阳修之母“画荻教子”的典故,为世人传颂。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徐霞客的母亲,在“父母在不远游”的古代,徐霞客一生栉风沐雨踏遍万水千山写出《徐霞客游记》,与其母的开明与支持大有关系。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承载的文化意义非同一般,她们即是儒家思想至高境界的宣导者,同时又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她们散发着伟大的母性光辉,同时又是子女人生言行的标杆。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包括戏曲舞台中,孝母、认母、寻母、救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比如《白蛇传》、比如《沉香救母》等等,“事母至孝”几乎是历史传记和文学形象中所有正面人物的一个主要硬指标,可见中国传统中爱母敬母情节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的。甚至,



剪发退鱼



画荻教子



沉香救母

与现代母亲节之花康乃馨相对应的,我们很早就有以萱草代表母爱的传统。但是,为何以孝为主要文化传统的我们失落了自己,跟着西方人过起了他们的“母亲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孟郊有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比兴的手法直抒胸臆,深情无限。后人评价此诗写母子亲情“极真、极隐、极痛、极尽,一字一呜咽”,从古至今,颂母诗歌,无出其右。但这样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诗似乎只适用于书面或者艺术范畴内对母爱的赞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对自己的母亲表达情感,是不会吟诗的,情感奔放的人们最多用“妈妈,我爱你”这种西方化的方式,而情感内敛的人,则连“爱”字都说不出口。当然,这是由中国人比较含蓄的情感方式所决定的,而“礼仪之邦”的传统影响又让我们的文化习惯总是复杂繁琐的,西方文化的简单直白显然更适合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于是种种原因导致今天的我们更容易适应“舶来品”文化。但即便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母敬母基因依然应该被继承并发扬,所摈弃的仅仅是那些束缚我们思考的东西。只要人人都有“寸草心”,何言不报“三春晖”?回



陕西周至戏曲剪纸《三娘教子》